

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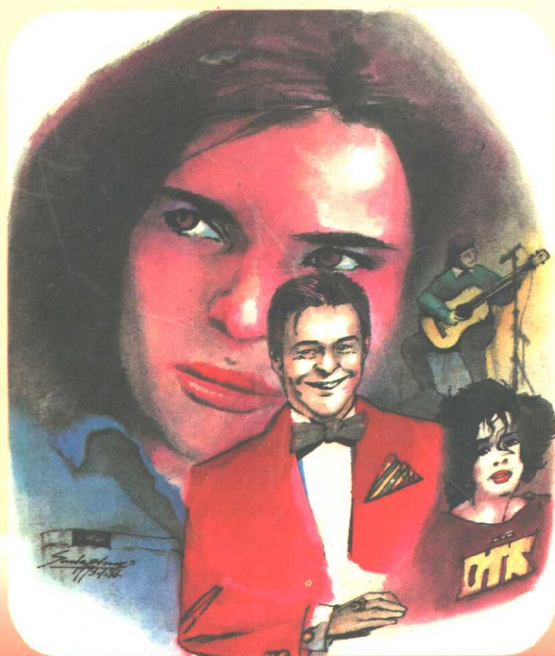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

张一翔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

748.57-57
C2085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

张一翔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聪明美丽的女记者阮珊爱上了已有妻室的画家周若愚。这迟迟到来的第一次恋爱，使她如醉如痴，难以自己。她承受着重重压力，执著地追求着，痛苦地等待着。当周若愚终于与妻子离异而成为自由之身的时候，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却摆在了她的面前：原来周若愚所朝思暮想的并非是阮珊，而是他初恋时的情人、阮珊的密友肖玲玲……

小说情节引人，描写生动。感情的追求，生命的律动，人际关系的复杂，道德观念的碰撞，歌舞厅迷离的灯光，深山中美丽的风景，潜成了一曲充满当代风情的引人入胜的乐章。

鲁新登字第3号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

张一翔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6 开本 $6\frac{5}{9}$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ISBN 7—5329—0969—7

I·880

定价 3.45 元

每个女人都渴望着爱情，渴望着爱与被爱，渴望着遇到一个值得自己倾心爱恋的男子汉，同时也被他所深深钟爱。

——题记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树荫·宽阔地儿·树荫 情人的森林
爱之谷 悠悠情结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让我一次爱个够



张一翔 著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• 責任編輯

姚煥吉

• 封面畫

程曉春

• 封面設計

張振鋼

女子言情小說系列



—

多么盼望沉甸甸的云
洒下一场酣畅的雨
把我从头到脚淋透
使层层紧裹的叶芽
顷刻之间
展开耀目的新绿
而在绿叶的心中
便会挺立起一朵
火焰般的美人蕉

——阮珊的诗

“你还是那个样子，一点没变。”章原说。

阮珊穿一身淡绿色的真丝连衣裙，像一棵亭亭秀竹，静静地笑着，迎门而立。毕业八年了，她竟然看不出变化，还是那么端庄那么纯净，一身的书卷秀气。这个女孩子，真让人不

可思议。

“我自然还是那个样子。”阮珊说，“谁能像你呀，转眼之间就成了大作家，名震齐鲁，誉满京华！”

“偷换概念！这可不像我老同学阮珊说的话。”章原哈哈大笑，“你还是变了！”

阮珊也无言地笑了。

在大学的时候，人人都说阮珊是一汪清泉，单纯可爱，胸无城府。可章原总觉得她更像一片轻雾笼罩的园林，曲径回廊，绿树幽篁，美丽的景致，总让人看不分明。

“走吧。我们的人已经到了。”阮珊发出邀请。

“今晚就开讲吗？”

“哪能呀，讲座安排在明天。今晚请您跳舞。”

“嗨，还跳舞？”

“讲习班学员特意为您组织的舞会。另外，也顺便看看我们的小城之夜。深入一下生活嘛，作家！”

“阮珊，我警告你！”章原握起拳头晃了晃，“不准再叫作家！”

“那怎么称呼，章原？小章？老章？”阮珊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章兄。”

“好。章兄。”

阮珊笑了。

阮珊和章原走下楼来，在门厅前上了桑塔纳轿车，飞快地驶出了宾馆。

他们原是大学的同学，毕业后，章原留到了省城济南，阮珊回到家乡的小城。八年过去，章原已是省内外知名的作家，阮珊却仍是小城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。这次报社举办副刊作者讲习班，总编让阮珊出面，请作家章原前来讲课。

夜晚，小城的大街比白天还要热闹。商业大厦、影剧院、歌舞厅的霓虹灯七彩闪烁，装饰灯像一道道星星的瀑布，从楼顶流泻而下，一片璀璨晶莹。人行道上摆满了货摊，卖衣服的，卖鞋袜的，卖布娃娃的，都把样品垂挂在绳子上，彩色缤纷，琳琅满目。各种小吃摊，馄饨呀凉粉呀，粽子呀蒸糕呀，还有正宗的新疆羊肉串和济南名吃酱油螺蛳，一个摊接一个摊，一摆就是半条街。买的卖的，拥拥挤挤。逛夜市的女孩子穿得都很漂亮，长裙短装，式样和色彩比省城的还要鲜艳还要开放。男青年们也不落后，印着明星头像的文化衫，彩色拼块的肥大短裤，全是九二之夏最赶潮流的时新式样。

桑塔纳缓缓地穿过夜市，引得章原感叹道：
“你们这儿，变化可真大啊！”

“怎么？你以前来过？”

“八五年来过一次。那时候，天一黑街上就没人了，街道市容也没法和现在相比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阮珊想问，那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但她随即觉出了不妥，把话咽了下去。这是不该问的。

大学四年，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常常一起参加文学社团活动，一块去郊游，章原还经常用一本书或一个旧书包，替她在图书馆里占下个座位。那时候，这个小城还不通火车，寒假暑假，章原总是把阮珊送上长途汽车，帮她挤车，占座位，拿行李。和章原在一起，阮珊很愉快，很随便，但却从来没有异乎寻常的感觉。

本来，他们的友谊应该是自自然然地继续下去的，没想到毕业前的一个晚上，章原在校园小路的拐角处忽然慌慌张张地塞给她一个小本子，回去打开一看，竟是一本子诗，全是章原写给她阮珊的诗！她吃了一惊，从头看去，一首首爱情短诗，写得精致而典雅，每首都配有优美的插图。阮珊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诗，奇怪的是，她却一点也不激动。越读，越觉得心

静如水，这些诗句仿佛竟与自己毫不相干。第二天，她把小本子悄悄还给了章原，什么也没说。章原一下子变了脸色，接过去，赶忙装进了衬衣口袋里。

她不知道自己要求分回家乡的小城，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？

她伤害了他吗？他记恨她吗？

这事如果放到现在，她会处理得更恰当一些。那时候，她太年轻了呀。

不过，这毕竟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情了，在章原的记忆里，那一页也已色彩模糊，痕迹淡淡了吧？

桑塔纳在一座大楼前徐徐停下。当阮珊陪章原从电梯间走出，步入舞厅时，正在播放的音乐戛然而止，四周座席上的男男女女纷纷起立，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章原对这种场面早已习惯，他颇有风度又不失谦恭地频频点头致意，随阮珊走到特意为他留下的席位上。

音乐重又响了起来。阮珊问：“你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……”

一句话不曾问完，一群青年男女便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。挤在最前边的是那些女孩子，她们举着纪念册，伸直了胳膊，一个个笑容满面。

“章老师，给我签个名吧！”

“章原老师，给我写句话吧！”

“你们把我当成章原了？”章原呵呵地笑了，
“章原在后边呢，还没到。”

女孩子们爆发了一阵大笑。章老师真逗，章老师真好，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。多么幽默，多么机智，多么有趣。

“您就是章原老师！”她们喊着，“我们见过您的照片！”

“嗨，惊人的记忆力！”

章原赞叹着，开始签名题词：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！”“天才在于勤奋！”一个个大字龙飞凤舞。一本本纪念册送上来又传出去，宛若行云流水。可是，写完了一本又一本，纪念册却仍然不见减少。

阮珊只好出面干涉了，说，明天章老师还要给大家讲课，题字签名有的是时间。她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好歹把女孩子们赶回原来的座位，便赶快让主持人宣布舞会开始。

旋转灯摇出了一串串彩色的光点，优美的舞曲《蓝色多瑙河》悠扬地响起，一位穿桔红色无袖连衣裙的女孩飘然而至，大方地笑着说：“章老师，请和我跳一曲好吗？”

章原站起身来，朝阮珊抱歉地笑了一下，便

揽着那女孩轻轻旋转到了舞池中央。还有几个女孩本也想和章原跳的，见那红裙女郎抢了先，便不大高兴，站在那里不动。男青年们许是在大作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吧，也都拘谨地坐着，全没了平时的大胆与洒脱。两三分钟过去了，舞池中央仍然只有章原与红裙子这一对。章原跳得很娴熟，一派绅士风度。红裙子在他怀抱中缓缓地左旋右转，舞步里洋溢着骄傲和欢欣。

“跳呀，我们不是当观众的呀！”

阮珊沿着舞厅四周，悄悄提醒着。文学青年们这才如梦初醒似的，一对对地下了舞池。开始跳得还有些拘谨，跳着跳着便渐渐放开了。慢三，快三，慢四，快四，探戈，伦巴，一曲接着一曲。每曲开始，都有热情的女孩主动去邀请作家章原。男青年们则施展出浑身解数，引着自己的舞伴满场飞旋，跳得花样翻新。

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孩来请阮珊。这男孩不过十七八岁，常写一些很伤感的散文诗。不知是真有什么伤心事，还是欲赋新诗强说愁。阮珊他们报社规模小人手紧，记者也当编辑，她和这男孩谈过几次稿，便认识了。

阮珊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。”

男孩愣在那里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她。

阮珊说：“真的，真不会。你什么时候见我

跳过舞呀？”

男孩满面羞红的走了。阮珊有点过意不去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她真的不会。不少人批评她太传统太保守，她只是笑笑。她觉得自己说不上什么保守，只不过不喜欢跳罢了。

她独自守在角落里，一边轻轻啜饮着咖啡，一边翻着从章原房间里带来的一本杂志。没什么好文章。几篇小说都不怎么样，散文也没什么味道。突然她被一组短诗吸引住了。这是一组爱情诗，是她从来不曾读到过的真正的爱情诗。热烈，诚挚，慷慨激昂而又深沉凝重，充满了一种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。组诗名为“遥远的星辰”，作者是若愚。

若愚，这是谁？她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。

“怎么，老同学，不陪我跳一曲吗？”

章原好不容易脱开身，走到阮珊身边，用颇为遗憾的口气说。

“我不会。”阮珊恋恋不舍地从杂志上抬起眼睛。

“你叫我来讲课，我就来了。可我不能白讲啊。连舞都不肯陪我跳，这不够公道吧？”章原玩笑似地说。

“等讲完课，我陪你到山里去转一圈。怎么

样，扯平了吧？”

“真的？好！”章原坐到阮珊对面，用吸管吸着饮料。见阮珊又埋下头看书，便问，“看的什么呀，这么着迷？”

“就是你带的那本，随便翻翻。”

阮珊不知为什么，竟有些心虚。她把杂志合上，放到一边。舞会结束的时候，却又悄悄把它装到了自己手提包里。

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。爸爸妈妈都还没睡，相对无言地坐在那里看电视。阮珊知道，许多时候他们未必真看，不过，不看电视干什么呢？所以，常常是吃完了饭便习惯地往茶几旁的小沙发上一坐，一边一个，眼睛望着屏幕，一坐就是一晚上。

阮珊家住的是妈妈单位的宿舍，一厅三室。

妈妈是高级农艺师，以前在基层搞育种，搞推广，干得很不错。这二年身体不行了，调进市里蹲机关，每天上班只是应应卯罢了。爸爸是退休教师，整天闷在家里，变得非常古怪。

阮珊进来，爸爸仿佛没看见她似的，仍呆呆地看他的电视。妈妈却立即站了起来，跟着女儿走进卧室，随手关严了门。

“珊珊，章原来了吗？”

妈妈的声音里有太多的期望过分的急切，阮珊觉得有点可笑又有点可气。但妈妈毕竟是为了自己好，于是，她只好笑了笑，回答：“来了。”

“他，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呀！”

“他，”妈妈犹豫了一下，“今年三十多了吧？是不是已经……”

“已经什么？”阮珊故意绷起脸反问了一句。

“已经结婚了吧？”

“要是还没结婚呢？”阮珊嘻嘻地笑了，“珊珊要赶紧抓住时机，想法嫁给他。是吧，妈妈？”

“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！我给你说正经事呢。”

妈妈把女儿拉到身边坐下，满脸都是忧虑。多好的女儿，聪慧，柔顺，善解人意。洗衣做饭，剪裁缝纫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又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，像这样的女孩子，上哪儿去找呢？偏偏就耽搁在家里，转眼就二十九了。唉，姑娘家过了三十岁，就“茶蘼已尽花事了”啦，不能再这么左挑右挑的了。

妈妈看着女儿光洁的前额上隐隐出现的细细的皱纹，叹了一口气。

阮珊正色说：“妈，我和章原，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妈妈觉得挺难理解，“他不是一

直对你挺好吗？”

“他是对我挺好。”

“你对他，也还喜欢吧？以前放假回家，整天章原长章原短的……”

“那并不是爱情。”阮珊说，“我不爱他。”

“珊珊，你别想得太浪漫，太不切实际了。实际上，由友谊发展成的爱情，才是最稳固的。你们四载同窗，互相了解……”

“我对他太熟悉，太了解了。如果可能爱上他，我早就爱上了。妈妈，咱们别谈这个了。”

“唉，珊珊，”妈妈的声音里充满焦灼，“你是在耽搁自己呀！”

“你不要发愁呀，妈妈。”阮珊嘻嘻地笑了，“凭着你女儿，还怕嫁不出去吗？”

“又给我贫嘴！”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“一个你，一个玫玫，都不叫人省心。”

阮珊问：“玫玫今晚又有约会？”

“又换了一个。”妈妈连连叹息，“今儿这个，明儿那个，这算是什么？”

正说着，一阵突突的摩托声一直来到楼前，接着，响起了阮玫清脆的笑声。

“回来了。”妈妈说。

摩托车突突地走远了。阮玫哼着歌，高跟鞋咚咚地敲打着楼梯，一阵风似地刮进屋来。